

百年不修

——論《和合本》希臘人名地名的漢譯

One Hundred Years of Unchangeability: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Greek Personal
Names and Place Names in the *Union Version*

雷立柏

Leopold LEEB

作者簡介

雷立柏，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eopold LEEB, Professor,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leopleeb @hotmail.com

Abstract

The Chinese Union Version of the Bible appeared in 1919, and after 100 years this translation has become the most universally used Bible edition in China. The Bible co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personal names and place names in the Hebrew and Greek tongue, and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se names have created many problems. Very often the Chinese versions are far from the original pronunciation, and as to the translations of these names, the Union Version can be improved in many ways. In the past century, and especially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Chinese academia has produced new and more regular ways to translate Greek names and table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Greek letters and syllables. According to these new tools one can arrive at new translations or improve the existing on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concerning Greek names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provides new translations for more than 20 book titles of *The New Testament*.

Keywords: Greek personal names, Greek place name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names

《聖經》“和合譯本”1919年問世，過了100年它已經成為國內最廣泛使用和引用的《聖經》漢譯本。《聖經》包含大量的希伯來語、希臘語人名和地名，但其漢語的翻譯既不統一，又多次遠離原文的發音，因其在譯名方面和合本有許多可以探討或改進的地方。百年以來，尤其是20年以來的中國學術界已經對希臘語人名和地名的漢譯方式提供新的、比較科學的方案和系統的音譯表。根據這些新工具可以嘗試重新翻譯或改進原有的譯名。本文研究《新約》中部分希臘語人名和地名並提供《新約》20多卷名的新譯方案。

一、外文名稱的漢譯傳統：穩定性與變化

在早期的希臘人名和地名翻譯方面，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的影響最大，主要是因為他的《世紀地圖》包含很多希臘語地名，比如“歐邏巴”。^①利氏1605年印的《天主實義》在第580條中提到“耶穌”，^②然而利氏顯然不知道，比他早幾年在菲律賓發行的漢語天主教教理書用“西士”來翻譯Jesus這個名字。^③“耶穌”和“基督”這些譯名看來相對穩定，400年以來的變化不多，但實際上也有很多“異譯方案”。方豪先生這樣結束他的研究：“綜計以上研考，耶穌基督之漢文異譯可列舉如下：耶穌、耶數、約細、葉酥、葉

^① 黃時鑒、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06頁（地名索引）。[HUANG Shijian and GONG Yingyan, *Li ma dou shi jie di tu yan jiu*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ress, 2004), 206.]

^② 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217頁。[Matteo Ricci, *Tian zhu shi yi jin zhu*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17.]

^③ 方豪：《耶穌基督漢文異譯考初稿》，載《方豪晚年論文集》，李東華編，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73頁。[FANG Hao, “Ye su ji du han wen yi yi kao chu gao,” in *Fang hao wan nian lun wen ji*, ed. LI Donghua (Taipei: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2010), 473.]

素、耶疏、耶書亞、耶叔亞、翳數、移鼠、夷數、愛薛、西士、西士氏、熱所、邪酥、耶酥、耶蘇、爾撒、爾息等二十項。基督、器度、奇厘實道、奇尼實道、契利斯督、基督利斯督、基督利斯得、基利士督、其利斯多、基多等凡十項。”^① 這些不同的譯名部分上來自20世紀以前的文獻，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930年代，馬相伯和20世紀著作最多的天主教神學家徐宗澤都提倡用“基多”和“基利斯多”來代替“基督”和“基利斯督”！^② 另外，天主教的部分學者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中國臺灣開始使用“兩個字”的漢譯方式，比如把“奧古斯丁”譯為“奧思定”“奧定”或“思定”，把“格列高利”譯成“國瑞”等。^③ 由上可見，漢語譯名始終都面臨“可改變”的可能性。

與此不同，一些奇特的或（從發音上講）錯誤的翻譯幾百年以來沒有經過更改，也沒有人提出修改方案，比如1650年代翻譯托馬斯·阿奎那《神學大全》的意大利傳教士利類思（L. Buglio）曾把Aristoteles譯成“亞利”，把Adam譯“亞當”，^④ 而今天的中國譯者雖然將Ariston, Aristides, Aristobulos, Aristophanes譯成“阿里斯頓”“阿里斯提得斯”“阿里斯托布魯斯”和“阿里斯托芬”，但Aristoteles仍舊譯“亞里士多德”，而不改成“阿瑞斯托特勒斯”。^⑤ 尤其天主教的《聖經》譯名部分上保持早期的譯名，比如“若望”“若瑟”“梅瑟”都與400年的翻譯傳統有關係。^⑥

^① 方豪：《耶穌基督漢文異譯考初稿》，載《方豪晚年論文集》，李東華編，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00頁。[FANG Hao, “Ye su ji du han wen yi yi kao chu gao,” in *Fang hao wan nian lun wen ji*, ed. LI Donghua (Taipei: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2010), 500.]

^② 同上，第495頁。

^③ 雷立柏：《漢語神學術語辭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第72頁。[Leopold Leeb, *Han yu shen xue shu yu ci dian* (Beijing: Religious Culture Press, 2007), 72.]

^④ 雷立柏：《漢語神學術語辭典》，第220頁。

^⑤ 《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第19卷），徐惟誠主編，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2年，索引第14頁。[*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ition*, vol. 19, ed. XU Weicheng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02), 14.]

^⑥ 王碩豐：《早期漢語〈聖經〉對勘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WANG Shuofeng, *Zao qi han yu sheng jing dui kan yan jiu*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7).]

新教的翻譯傳統1807年開始。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一方面採納法國神父白日升（Basset, 1707年在四川去世）的《新約》譯本，但他在很多方面也創造一些新的人物譯名，因此開始與天主教不同的譯名傳統：“摩西”代替“每瑟”，而“約翰”代替“若望”。另外，一些傳統基督新教譯名也引起困惑和爭議，比如“該撒”（一般都譯“愷撒”或“凱撒”，但當代的許多《和合本》仍然保留“該撒”的譯法）。

二、具體翻譯問題和困惑

值得考慮的是，20世紀的《聖經》譯者，無論是天主教的雷永明（G. Allegra，即《思高本》的主要譯者）或新教的譯者，都考慮到傳統的譯名，所以他們都沒有提供一個嚴格依靠古希臘語發音的音譯表。同時，因為沒有這樣的嚴格的音譯表，《和合本》和《思高本》都有一些遠離原文發音的例子：為什麼Philippos成了“腓力”和“斐理伯”，而不是“菲利頗斯”呢？為什麼Stephanos成了“司提反”和“斯德望”，而不是“斯特法諾斯”？

新教和天主教的譯者的一個共同點在於忽略了結尾的“斯”。這方面的例子很多：“保羅（斯）”“以弗所（斯）”“斐理伯（斯）”等。這種忽略看來是合理的，出於三個理由。第一，“斯”讓部分古代中國人聯想到“死”，所以這種譯法不“雅”。在20世紀的譯名中當然出現很多結尾有“斯”的例子，所以這個理由已經沒有很大的說服力。第二，簡短的譯名比複雜的譯名好用，省事。這個理由仍然有效，因此英、法國人也把Aristotelēs簡寫為Aristotle和Aristote，而“阿瑞斯托特”已經很長，如果再加“勒斯”可能就無法快速記錄。因此，“保羅斯”也可以簡寫“保羅”。第三，希臘語的名稱有“主格”“屬格”“與格”和“賓格”形式，而這些不同語法形式改變後綴，主格的Paulos成為屬格的Paulū，與格的Paulō和

賓格的Paulon。因此，主格的“保羅斯”也不是唯一的形式，在正文中會出現“保盧”和“保羅”和“保論”。這樣可以說“保羅斯”和“保羅”或“保盧”都是可以用的翻譯。當然，其他的名稱也是這樣的。希臘語的I ē sus應該譯為“伊也蘇斯”或“耶蘇斯”，但屬格是I ē su，所以“耶穌”也可以用。大概很少有中國人意識到，自己用的“耶穌”在語法上是這個名稱的屬格和呼格形式，而不是主格。

1919年《聖經》的《和合譯本》問世。雖然司徒·雷登（Stuart Leighton）於1917年出版他的《新約希臘文》，即中國最早的古希臘語教程，^①但古希臘語的人名和地名的漢譯問題一直沒有統一的方案。民國時期也沒有統一的漢譯方案或權威性的詞典，所以翻譯人名的隨意性很大。

在1868年後，日本人開始為許多外國人名用片假名，並統一翻譯《新約》的人名，比如《馬太福音》稱“Ma-ta-yi ni yoru福音書”，《馬可福音》稱“Ma-ru-ko ni yoru福音書”，《路加福音》稱“Ru-ka ni yoru福音書”，而《約翰福音》稱“Yo-ha-ne ni yoru福音書”。和大多西方語言一樣，日本人也沒有加上部分人名主格的詞尾“s”（比如Paulos英語和法語是Paul，西班牙語是Pablo，意大利語是Paolo等，日本語是“Pa-u-ro”而漢語是“保羅”）。^②

和日本語不同，中國人沒有為外來人名地名採取另一種文字符號，而全用漢字來寫，這種作法當然很早開始，比如在利瑪竇（Matteo Ricci）的世界地圖上有無數的地名。^③然而，因為種種原因，到了20世紀末這些外國人名的翻譯一直形成相當大的困難。

^① 參見陳偉著《司徒雷登〈新約希臘文〉中語法術語研究》，碩士論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2017年。[CHEN Wei, “Si tu lei deng xin yue xi la wen zhong yu fa shu yu yan jiu.” (MA thesi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7).]

^② 《岩波Kirisuto教辭典》，大貫隆等編，東京：岩波書店，2002年。[Iwanami's *Dictionary of Christianity*, eds. ONUKI Takashi et al. (Tokyo: Iwanami Shoten, 2002).]

^③ 黃時鑾、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

比如，1851年在澳門問世的《拉漢詞典》將“Homēros”譯“合默羅”，1909年的《英華大字典》譯“花謨”，今天譯“荷馬”，但也有“侯默”的譯法。實際上“荷馬”既不反映希臘語的發音（霍梅若斯），又不代表英語的（侯梅爾），而是一種中國式的、遠離原文的翻譯，是一種不嚴謹的翻譯。目前最有權威性的古希臘語漢語詞典是羅念生先生編的，但根據他的“羅氏希臘拉丁文譯音表”，^①“荷馬”應該譯“侯墨洛斯”。為什麼把“me”譯“墨”呢？根據比較新的“拉丁語、古希臘語漢字轉寫（音譯）表”，^②“me”應該譯“美”，但中國的權威性百科全書（如《不列顛百科全書》）很少用“美”，而通常用“梅”。因此，我自己認為，Homēros應該譯“霍梅若斯”。^③

許多外國人名的漢譯結果是：從譯名無法還原ABC的原名。這類的例子很多。

部分漢語譯名根據英語發音，所以遠離原來的古代發音，比如“西塞羅”（Cicero）古代發“克伊克若”，而“色雷斯”（Thrakē / Thracia）古代發“特日阿克”或“特日阿克伊阿”，“查士丁尼”（Iustinianus）皇帝應該寫成“尤斯提尼阿努斯”。部分中國譯者和學人已經開始擺脫英語發音的影響，他們將“朱庇特”（Iupiter / Jupiter接近英語發音）改成“尤皮特”（接近古拉丁語發音）。在《和合本》中也有部分譯名接近英語，比如“彼得”接近英語的Peter，但古希臘語的發音應該是Petros，即“佩特若斯”（或“佩特

^① 《古希臘語漢語詞典》，羅念生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077頁。[*Gu xi la yu han yu ci dian*, ed. LUO Niansh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4), 1077.]

^② 《拉丁語語法新編》，艾倫、格里諾等編，顧枝鷹、楊志城等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669頁。[*Allen and Greenough's New Latin Grammar*, eds. Joseph Henry Allen and James Bradstreet Greenough, et al., trans. GU Zhiying and YANG Zhicheng, et al.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7), 669.]

^③ 雷立柏：《古希臘語入門教程》，北京：聯合出版社，2017年，第42頁。[Leopold Leeb, *Gu xi la yu ru men jiao cheng* (Beijing: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42.]

若”，如果省略主格詞尾的s)。

許多譯名給中國學生造成一定的麻煩，尤其那些不規範的譯名。比如，為什麼Ne開頭的名稱在漢譯有那麼大的差別？Nestor、Nero、Nerva和Nestorius為什麼譯“內斯托爾”“尼祿”“涅爾瓦”和“奈斯托里烏斯”（或“聶斯托里”）？^①

中國讀者因譯名的同音字感到困惑：為什麼有“爾”“耳”和“珥”，“穆”“慕”“幕”和“姆”，“盧”“魯”和“路”，“羅”和“洛”，“拿”和“納”“弗”“夫”“福”？這些都增加譯名問題的難度，如果能簡化就應該簡化。

部分漢字在表達發音方面有嚴重的缺陷，比如“伽”有三個發音(jia, ga, qie)，所以“伽利略”應該發“Galilue”，但大家都（錯誤地）說“Jialilue”。因此，應該用“嘎”來代替它。

然而，正如上面提到的近幾年以來編寫的古希臘語詞典和教程所表明，漢語的譯名逐漸走向統一，而一些學者考慮到為希臘語人名提供統一的譯名表，目標是讓漢語的譯名盡量靠近古希臘語原來的發音。

三、統一譯名的工具：“音譯表”

上文已經提到了羅念生和顧枝鷹兩名學者的音譯表，而本人的音譯表與他們大約相同，請見下面的表格：

	A	E	I	O	U	Y	AE, OE, AI	AU	輔音
元音	阿	俄	伊	歐	烏	於	埃	奧	
C, K, CH	卡	克	克伊	闊	庫	克於	凱	考	克
G	嘎	格	格伊	苟	古	格於	蓋	高	格

^① 《不列顛百科全書·國際中文版》（第19卷），徐惟誠主編。

T (TH)	塔	特	提	托	圖	特於	太	陶	特
D	達	得	迪	多	杜	迪	代	道	得
P	帕	佩	皮	頗	普	皮	派	泡	普, 頗
B	巴	貝	比	波	布	比	拜	保	布
N	納	內	尼	諾	努	女	奈	瑙	恩
M	馬	梅	米	莫	姆	米	麥	茂	姆
R	拉	瑞	瑞	若	茹	瑞, 日於	萊	繞	爾, 日
L	拉	勒	利	羅	盧	呂	萊	勞	勒
S	撒	瑟	西	索	蘇	叙	塞	掃	斯
H	哈	赫	希 (耶)	霍	胡	赫於	海	浩	赫
V	瓦	維	維	沃	烏	維	外	奧	沃
F, PH	法	菲	菲	佛	弗	菲	菲		弗
I	亞	耶	伊	尤	尤			要	伊
Z	匝	澤	此伊	鄒	組	此於	宰	早	此
X	克撒	克瑟	克斯伊	克索	克蘇	克叙	克塞	克掃	克斯

根據這張譯音表應該在譯名中停用部分漢字，比如：

用“維”，停用“韋”“葦”“威”等。（比如：Vespasian “韋斯帕蕪”：“維斯帕西安”）

用“利”，停用“里”“黎”“莉”“歷”等。

用“盧”，停用“路”“魯”等。

用“姆”，停用“慕”“木”“穆”。

用“納”，停用“拿”“娜”“那”。

用“爾”，停用“耳”“珥”等。

用“得”，停用“德”。

用“迪”，停用“蒂”“狄”“第”等。

用“比”，停用“庇”“彼”。

用“撒”，停用“薩”“札”等。

用“內”，停用“聶”“涅”。

用“米”，停用“彌”“密”。（比如：Domitian “多密善”：“多米提安”）

根據我對譯名問題的理解，我對“信、達、雅”作新的解釋，並認為譯名應該

（1）盡可能接近原名發音（對“信”的追求）；

（2）幫助讀者從譯名還原ABC的名稱（對“達”的追求）；

（3）盡可能迴避奇特的、罕見的或華麗的漢字，比如“娜”“雅”“莉”“拔”“璧”“珥”“喀”“庇”“密”“墨”“幕”“涅”“忒”“體”“佗”“屋”“昔”“蕪”“翰”等（對“雅”的追求：簡單樸素就是美）。

雖然譯名應該盡可能接近原文，但實際上，很多語言用稍微簡略的表達方式，比如從希臘語到拉丁語已經是某種簡化過程。從西方歷史影響來看，拉丁語譯名的影響更大，所以拉丁語的plato（普拉托）比希臘語的platon（普拉托恩）更可取。因此，在“簡略譯名”方案中，我們也採納或參考拉丁語譯名。

人名地名的翻譯應該嚴格符合譯音表，但也應該單獨考慮到每一個名字的最佳翻譯。下面的表是這種商榷過程的結果：

目前較通用譯名	希臘語原文及譯名	拉丁語原文及譯名	簡略譯名
in use now	Greek version	Latin version	Simplified
亞歷山大城，亞歷山大里亞	Alexandria 阿勒克散得瑞亞	Alexandria 阿勒克散得瑞亞	Alexandria 阿勒克散得城
安提阿，安提約基亞，安條克	Antiocheia 安提歐克亞	Antiochia 安提歐克亞	Antioch 安提歐克
阿波羅	Apollōn 阿頗倫	Apollo 阿頗羅	Apollo 阿頗羅
亞里士多德，亞歷斯多德	Aristotēlos 阿瑞斯托特勒斯	同希臘	Aristotle 阿瑞斯托特

科林斯，哥林多	Korinthos 闊任托斯	Corinthus 闊任圖斯	Corinth 闊任托
以弗所，厄弗所	Eph ē sos 俄菲索斯	Ephesus 俄菲蘇斯	Ephesus 俄菲索
保羅，保祿	Paulos 泡羅斯	Paulus 泡盧斯	Paul 泡羅，（保羅）
彼得，伯多祿	Petros 佩特若斯	Petrus 佩特茹斯	Peter 佩特若
腓力，飛利普	Philippos 菲利頗斯	Philippus 菲利浦斯	Philipp 菲利頗

四《新約》譯名改進方案

根據上述的基本分析和考慮可以嘗試改進一些《新約》譯名，這裏以《新約》27書卷的卷名為例：《馬太福音》《馬可福音》等等。

希臘語Matthaios的早期翻譯是“瑪竇”和“馬太”。

這個人名的語法形式（主格、屬格等）都可以嘗試用漢字來轉寫：

主格：Matthaios馬太歐斯

屬格：Matthaiō 馬太烏

與格：Matthaiō 馬太歐

賓格：Matthaiōn馬太翁（或“馬太歐恩”）

實際上，《馬太福音》的書名是“Evangelion kata Matthaiōn”即“根據馬太的福音書”，而其中的“馬太”並不是主格，而是賓格，因為介詞“kata”要求賓格。但如果想表達“馬太的福音”，則“馬太”是屬格，所以也可以用“馬太烏福音”，這寫法在語法上正確。然而，更接近主格和賓格的寫法是“馬太歐”，而這種法音也接近英語和Matthew和意大利語的Matteo。德語的Matthäus通用的寫法來自拉丁語的主格形式。根據以上的種種考慮，我建議用“馬太歐”。

馬可的更準確譯法是“馬爾闊斯”或“馬爾闊”：

主格：Markos馬爾闊斯

屬格：Marko馬爾庫

與格：Mark ō 馬爾闊

賓格：Markon馬爾昆

和“馬太歐”類似，應該使用“馬爾闊”（參見日本譯法Ma-ru-ko）。

路加的“路”根據上面的音譯表應該改成“盧”，但也許有人想保留傳統的“路”。無論如何，“加”應該改成“卡”：

主格：Lukas盧卡斯

屬格：Luka盧卡

與格：Luka盧卡

賓格：Lukan盧堪

在語法上，“盧卡福音”中的“盧卡”可以理解為屬格，則“盧卡斯的福音”就是“盧卡福音”，這樣的譯法很恰當。

可能“約翰”的譯法造成的問題最多。其詞根是希伯來語的“han”（意思是“仁慈”），所以應該保留“漢”（翰），而不應該按希臘語的“an”譯“安”。另外，“伊歐”可以結合為“尤”，正如I ē sus的“伊也”可以結合為“耶”：

主格：I ō ann ē s/I ō hann ē s伊歐漢內斯、尤漢內斯

屬格：I ō hanno ū 尤漢努

與格：I ō hann ē 尤漢內

賓格：I ō hann ē n尤漢內恩（或“尤漢嫩”“尤漢能”）

應該說“尤漢內”是最好的譯法，參見日本人的“Yo-ha-ne”。

由此，我們得出四部福音書的譯名：《馬太歐福音》《馬爾闊福音》《盧卡福音》《尤漢內福音》。下面要嘗試翻譯其他包含人名地名的書卷：

《使徒行傳》不用改，但R ō mai oi（羅馬人）應該是“若馬人”，Korinthos（哥林多）應該是“闊任托”，Galatia（迦拉太）

應該譯“嘎拉提阿”，Ephēsos（以弗所）是“俄菲索”，Philippos（腓立佩）譯“菲利比”，Kolossai（歌羅西）應該譯“闊羅塞”，Thessalonikē（頓撒羅尼迦）譯“特撒羅尼克”，Timotheos（提摩太）譯“提莫特歐”，Titos（提多）譯“提托”，Philemon（腓利門）譯“菲勒門”，Hebraioi（希伯來人）譯“赫布來人”，Iakobos（雅各）應該譯“亞闊波”（或“伊阿闊波斯”），Petros（彼得）應該譯“佩特若”，Iōannēs（約翰）譯“尤漢內”，Ioudas（猶大）譯“尤達”。《啟示錄》的翻譯可以保留。

在“猶大書”還可以加上一句話：從利瑪竇時代（1600年）一直到20世紀初期和中期，天主教的譯者都以“如德亞人”和“如德亞”翻譯“猶太人”和“猶太”。這種翻譯比較尊敬這個古老的民族，它反映意大利語和葡萄牙語的發音。在猶太人的眼中，“猶太”肯定不是很好的，尊敬他們的翻譯，尤其“猶”不是很優雅的字，裏面有“犬”。應該回復原來的翻譯（“如德亞”）或根據希伯來語的Jehuda譯“耶胡達”和“耶胡達人”（參見阿拉伯語的翻譯“耶乎德”）^①。

根據上文的種種考慮，我們得出《新約》書卷卷名的新譯表（在括號中加上《和合本》和天主教《思高本》^②的譯名）：

- 《馬太歐福音》（《馬太福音》《瑪竇福音》）
- 《馬爾闊福音》（《馬可福音》《馬爾谷福音》）
- 《盧卡福音》（《路加福音》《路加福音》）
- 《尤漢內福音》（《約翰福音》《若望福音》）
- 《使徒行傳》（《使徒行傳》《宗徒大事錄》）
- 《若馬書》或《致若馬人書》（《羅馬書》《羅馬人書》）

^① 《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1年，第636頁。[*Chinese Encyclopedia of Islam*, ed. Zhongguo Yi Si Lan Bai Ke Quan Shu Bian Wei Hui (Chengdu: Sichuan Lexicographical Press, 2011), 636.]

^② 《聖經·新約全書——中英對照》，香港：思高聖經學會，1999年。[*The New Testament* (Hong Kong: Studium Biblicum O.F.M., 1999).]

《闊任托書》（《哥林多（前後）書》《格林多（前後）書》）
《嘎拉太書》（《加拉太書》《迦拉達書》）
《俄菲索書》（《以弗所書》《厄弗所書》）
《菲利佩書》（《腓立比書》《斐理伯書》）
《闊羅塞書》（《哥羅西書》《哥羅森書》）
《特撒羅尼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得撒洛尼（前後）書》）
《提莫特歐書》（《提摩太（前後）書》《第茂德（前後）書》）
《提托書》（《提多書》《弟鐸書》）
《菲勒門書》（《腓利門書》《費肋孟書》）
《赫布來人書》（《希伯來書》《希伯來書》）
《亞闊波書》（《雅各書》《雅各伯書》）
《佩特若書》（《彼得（前後）書》《伯多祿（前後）書》）
《尤漢內書》（《約翰（一、二、三）書》《若望（一、二、三）書》）
《尤達書》（《猶大書》《猶達書》）
《啟示錄》（《啟示錄》《若望默示錄》）

這種新的寫法有幾個好處：第一，它終於符合統一的發音表；第二，它更接近古希臘語的發音；第三，它可能成為一個新教和天主教都能接受的共同譯本（雖然在初期階段雙方都不容易接受新的譯名）。

另一種方式則是根據部分的中文著作直接用ABC（或原文）寫外國人的名稱，不給任何漢語轉寫，比如參見這樣的寫法：《約翰福音》第11章“敘述了關於Martha、Maria和她們弟兄Lazaros的故事”。^① 這種寫法能很容易解決一切譯名困惑。在一個所有的中國人都認識ABC的時代，這種寫法也未必不可能，而且它的好處是，人名的原來意義仍然被保留。比如“腓力”來自Philippos（“菲利頗斯”），原義是“喜

^① 雷立柏：《西方經典英漢提要》（第1卷），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9年，312-317頁。[Leopold Leeb, *Xi fang jing dian ying han ti yao*, vol. 1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9), 312-317.]

歡馬的人”（philo是“愛”，hippos是“馬”）。“菲利頗斯”也是馬其屯（Makedonia“馬克多尼亞”）王的名稱，而耶穌時代的部分猶太人（“耶胡達人”）為自己起這個名稱說明他明已經在相當的程度“希臘化了”。現代漢語文獻的“譯名”問題也許需要多一點“希臘化”，^①要多一點脫離傳統的漢譯法，這樣能更接近原文和原義。

五、結論

《新約》中的人名地名的漢譯始終是一個棘手的、不太令人滿意的問題。雖然《和合本》一百年以來的翻譯成為權威性的譯本並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固定了許多人名和地名的翻譯，但任何翻譯都有改進的餘地。人名地名的修改是一個相對容易解決的問題，而神學概念的漢譯則涉及思想的層面，比人名和地名的翻譯問題複雜多。我希望中國有一天會出現一個符合嚴格學術要求的《聖經》漢譯本，並用統一的標準翻譯人名和地名。

^① “希臘”來自Hellas，應該譯“赫拉斯”，而“希臘化”（Hellenization）應該是“赫拉斯化”。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中文文獻 [Works in Chinese]

- 《聖經·新約全書——中英對照》，香港：思高聖經學會，1999年。[*The New Testament*. Hong Kong: Studium Biblicum O.F.M., 1999.]
- 陳偉：《司徒雷登〈新約希臘文〉中語法術語研究》，碩士論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2017年。[CHEN Wei. “Si tu lei deng xin yue xi la wen zhong yu fa shu yu yan jiu” (A Research on Grammatical Terms in *New Testament Greek* by John Leighton Stuart). MA thesi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7.]
- 方豪：《耶穌基督漢文異譯考初稿》，載《方豪晚年論文輯》，李東華編，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473頁。[FANG Hao. “Ye su ji du han wen yi yi kao chu gao.” In *Fang hao wan nian lun wen ji*. Edited by LI Donghua, 473. Taipei: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Press, 2010.]
- 黃時鑾、龔纓晏：《利瑪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HUANG Shijian and GONG Yingyan. *Li ma dou shi jie di tu yan jiu*. Shanghai: Shanghai Guji Press, 2004.]
- 雷立柏：《漢語神學術語辭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Leeb, Leopold. *Han yu shen xue shu yu ci dian* (A Dictionary of Theological Terms Latin-English-Chinese). Beijing: Religious Culture Press, 2007.]
- 雷立柏：《西方經典英漢提要》（第1卷），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9年。[Leeb, Leopold. *Xi fang jing dian ying han ti yao* (English-Chinese Summaries of Western Classics), vol. 1.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9.]
- 雷立柏：《古希臘語入門教程》，北京：聯合出版社，2017年。[Leeb, Leopold. *Gu xi la yu ru men jiao cheng*. Beijing: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 2017.]
- 利瑪竇：《天主實義今注》，梅謙立注，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Matteo Ricci. *Tian zhu shi yi jin zhu* (Catechismus Sinicu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王碩豐：《早期漢語〈聖經〉對勘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WANG Shuofeng. *Zao qi han yu sheng jing dui kan yan jiu*.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7.]